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徐雙芙

徐雙芙女史，吳江人。其母李氏孕，及期，夢涉江採芙蓉，有老翁霜髯如戟，飄然若仙，授以紅白芙蓉兩朵，及醒，腹遽痛，遂產女史，爰字之曰雙芙；以紅為女子之祥，別字小紅。既長，姿容豔麗，性質尤聰穎異常。好讀書而不喜為章句學，喜閱奇門遁甲諸書及讖緯占望諸術數，日夕鑽研，無時釋手。表兄梁文衡，奇士也。少懷大志，以天下才自負。一日，見女執卷吟哦，搜索殊苦。笑問女曰：「妹所觀何書也？」女曰：「此前人所傳遁甲諸符咒，習之每多不驗。妹窮日夜之力求之，殊不得其故，以是悶逐心生耳。」梁曰：「此等書，闔奧都不在字句中，別有鎖鑰，須人口授。妹如思學，不求之師而但索之書，無用也。」女曰：「書不云乎：『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。』妹且夕間必有所得也。」因各一笑而罷。

一日，女隨母往觀音庵焚香還願，於肩輿中見路旁立一老尼，貌極慈善，似曾相識。及入庵，則尼已先在，與女稽首問訊曰：「靈山一別，至今已隔幾塵，不知還相認否？」女茫然不知所對。女母以其言異，呵去之。及拈香佛殿，遊戲各處既畢，將出登輿，老尼亦隨眾至前，袖出素書一本，授女曰：「閱之自能領悟。」女恐為母見，急納諸懷。

歸而挑燈展讀，了無一字。乃炷香拜禱，莊坐敬觀，則第一葉即解五遁訣也。喜甚，秘不示人，如獲至寶。由此飯罷茶餘，繡閣閒暇，輒出肄習，頗有所得。偶與鄰女作迷藏之戲，走入壁中，忽爾不見。諸女伴敲壁呼之，女輒笑應，顧應聲在西壁而現身於東壁。諸女伴群驚，以為神女。好翦紙為人，撒豆成馬，時於園中演習，藉為堂上娛。有詰其術之所自來，笑弗答。

邑西門外有一潭，甚深，四圍樹木陰森，蔚然鬱茂。潭水清澈見底，游鱗可數，而寒冽之氣逼人；雖經旱潦，無漲涸。偶有村童驅牛飲於潭中者，牛輒踏地死。相傳為神龍所窟宅，戒勿敢犯。夏日，女以往省戚串，乘輿道經潭上。忽有旋風起於輿前，輿夫為之辟易。女知有異，即戟指作辟風符，風立止。惟潭中波浪翻騰，湧如壁立，幾於平地皆水。女乃出輿臨潭次，投以髻上金簪，須臾，黑雲如墨，潭中兩龍並夭矯入雲際，作攫拿互鬥狀，霹靂一聲，俄焉俱杳，女簪仍還手中。女謂輿夫曰：「龍雖去，後三□年必復來，恐其為民患也。」自是女時著靈異。

邑中民人奉若神明，求其書符，辟鬼崇，焚香詣門者，相屬於道。邑令某頗講程朱之學，以其惑眾也，禁絕之，將坐女以妖妄罪。女曰：「是不可居。」適女父選授儀徵教諭，挈眷以行，事遂寢。女隨父至任，時出遊覽。偶從准提庵側殿行，一老尼方蹲廊下曬經，口喃喃似誦佛聲，視之，即向日授書者也。亟趨前作禮。尼瞠目良久，曰：「尚能領會老尼昔日所授，亦甚難得。顧此為旁門，終非正逕，不可久學。今當從靜處作工夫。」袖出丹書一卷授女曰：「善學之，可成正果。」女知為異人，再拜受之。拜起，而尼已不見。

持歸展閱，則內皆言修煉內丹之訣。自此獨處一室，趺坐蒲團，一燈長明，互夜不寐。期年，似有所得，元神結成嬰兒，能出入泥丸宮。侍婢曰修眉，閨中伴讀者也。時於門隙中窺女所為，每至天明，則見嬰兒自出嬉戲，因思攫取之，可作寶玩，借以誇示於人。一夕，先伏暗隅，布網於地。味爽嬰出，突出網之，裹之數重。嬰兒了無怖意。繼投巨中，出示同伴。蓋甫啟，嬰兒一躍遽出，及地即滅。眾俱駭異，詰其所自來，以實告。急排闥入視，則女已氣絕體僵，玉箸雙垂，早示寂於蒲團矣。闔家惶，咸歸咎於婢。女父母知之，戒勿揚。臨殮，老尼忽至，謂女父母曰：「此屍解也。請勿用棺槨，可盛之於龕，暫置准提庵佛座下，三□年後當復活。」女父以恐駭眾聽，拒弗許。尼請之益堅。女屍本盤膝危坐，欲舉之使直，竭眾力不能動分毫。不得已，從尼言，昇寄庵中。

方女之入定也，凝神斂息，游於太虛寂滅之境。忽睹紅日上升，霞彩滿天，正在向空舞蹈，突有人自後推之，遂墮於深潭。驚定開眸，則手足頓小，身為嬰兒，已易為男子身。知入輪回，亦不復懼，但默念靜養之功，終日不食亦不饑。稍長，入塾，聰悟絕倫，迥異常兒。六七歲已有神童之譽，九歲入學作秀才，□三歲應秋試作榜元，名噪輦轂。□六歲捷南宮，登詞林，世家巨族，爭求婚焉，俱笑辭之。

逾年，散館授編修，不數歲升御史。立朝以風節自勵，彈劾不避權貴，群稱為骨鯁之臣。嘗一日劾三督撫，廷議嘉之，立予罷斥。於是當軸為之側目。旋出為江蘇學政，路由太湖，風濤大作，有一白龍夾舟而飛，舟幾覆，舟子戰慄無人色。女知潭中孽龍欲復前仇，急出匣中劍擲之波心。龍俯首曳尾而逝。蓋女雖隔世，而其術益復神也。

在任三年，所拔取者多知名士，文風為之一變。還朝覆命，道經濟南，偶乘款段馬，命奚奴挈錦囊，看山作畫，臨水賦詩。遙見垂楊柳下，立一女子，玉貌綺年，丰神絕世。細視之，舉止與老尼約略相似，遣人探問，則亦鄒魯間閭閻家也。因示意於其父母，願以伉儷請。欣然許之。不日成親迎禮，卻扇之夕，兩意相會，一若遠別重逢者。在京師中，自朝參外，了無所事，日惟誦經繡佛而已。女父母自升揚州教授，後以卓異聞，入京引見。女知之，持刺往拜。翌日，女父答謁，延之入內堂，屏去從人，伏地緬述，涕不能仰。女父深為駭歎。未幾，迎母至署中，侍奉慇懃，無異於子。女父居官清正，首蓓盤空，初無所蓄。女贈以萬金，藉充宦囊，使買田園於揚郡，作久居計。

女後膺兩淮運使之命，馳驛赴任，整頓漕綱，興利除弊，一歲中榷稅所入，驟溢百數□萬。出資重修准提庵，土木大興，紺宇紅牆，金碧相望；鑿池築堤，迴環幾百畝，池中悉植菡萏，堤畔廣栽芙蓉，紅白相間，夏季秋杪，絢爛如錦。女曰：「是足為我清修所矣。」朝廷以女轉運有功，驟加拔擢，即命開藩吳會。命下之夕，夢老尼拈花而至，微笑謂女曰：「殆可行矣。名盛則去，功成則退，此天地自然之理也。否則招造物之忌，彼夫毀謗之來，嫉之至，尤悔之臨，雖出於人，亦由造物為之從中播弄也。舊軀殼尚在，何不返本還原，一現從前真面目？」女方欲有言，忽聞金鼓之聲，喧天震地，遽然驚覺，則紅日已上三竿，各屬官賀喜者，盈廷畢集矣。女起，亟命賀往准提庵，拈香參禮佛像後，即問龕所在，命人啟之，則膚革尚溫，顏色如生。因令舁之至尼房，召庵中尼謂之曰：「今夕必當復活，可善視之。」時已迎女母至庵，為之照料一切。還署即草遺表，寄蘇撫代呈，擲筆遽絕。夜半，女屍果復活，蹙然而起，無異常人。謂母曰：「三□年富貴，正如一場大夢耳。」